

月落紫珊 / 著

良仙难求

LIANGXIAN
NAN QIU

衍歧，这一世，就算天界
倾塌，四海水竭，混沌重
临，我都不会再爱你了。

她 堂堂天界公主喜欢上他是他的福气，
他却对她冷眼相向。

喜欢你

让你喜欢我就这么 **生不如死吗？**

她一句天真的质问，他却真的
跳下了坠仙台以死明志。

五百年后，她沦为一介凡人，
他却成为天界太子，
是该继续穷追不舍还是就此放手？

中国言实出版社

月落紫珊 / 著

良仙难求

LIANGXIAN
NAN QIU

衍歧，这一世，就算天界
倾塌，四海水竭，混沌重
临，我都不会再爱你了。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良仙难求 / 月落紫珊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171-0427-8

I. ①良…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0183号

责任编辑: 马晓冉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9印张

字 数 197千字

定 价 22.00元 ISBN 978-7-5171-0427-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001

第一章

若这一切都是真的话，她只愿是好好活着，即使不再是天界公主，也没有第一战神的师父，只是在这青云山上，安安静静地过完这一世，跳脱话本子上永无止境的苦难。

012

第二章

我警告你，你若再敢打凤鸣的主意，我定会亲手将你剥皮抽筋，碾魂碎魂！

026

第三章

绿水，我好像……看不见了。

Contents

目录

第四章

原来是她，竟是她……一手造成了师父的陨落。

047

第五章

青丘白羽天君，九尾狐族最后一脉，被前天君收为义子，更是天音公主天定的姻缘。

067

第六章

凤鸣，此次天祭之后，我们就成亲可好？

088

第七章

很久之前，师父就给白羽算过天命，说他将是近万年来，唯一一个有希望飞升成神的仙，果然应验了。

112

第八章

衍歧，我从不欠你什么！我天音就算负尽了世间所有对我好的人，唯独没有欠过你。

第九章

她和灵乐才认识几日，她就能对灵乐产生这样非他不可的神情。那她之前黏着自己五百年，那又算是什么？

第十章

灵乐突然打断天音的话，直直地望着她的眼睛：“你……愿意……嫁给我吗？”

Contents

目录

第十一章

能保青云安然，就算让她遵照天命负了灵乐嫁给炎麒她也愿意。

198

第十二章

衍歧身形一晃，步步后退。他从一开始就认错了人，放在心底一千年的影子，原来是天音。

217

第十三章

是的，她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但唯有青云……谁也不能动它！

238

第十四章

只要她死在天劫之下，不但保全了青云，更是保全了天帝的脸面。这……再好不过。

262

后记

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心上放着的人，就是她。可是……他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了。

272



若这一切都是真的话，她只愿
 过好活着，即使不再是天界公
 主，也好活着，即使不再是神
 只是在这青山上，跳脱安安静静
 地过完这一世，跳脱安安静静
 永无止境的苦难。

第一章



司命找来的时候，天音正在洗刚修补好的陶瓷。这一世，她投生在一个靠修补破损陶瓷为生的人家，一如之前多世，生活贫苦朝不保夕。又由于连年战乱，已经多天揭不开锅了，所以对好不容易上门的生意，格外慎重，她小心翼翼地擦洗近三个月来父亲修补的唯一一个陶罐。

天音反复擦了十几次刚起身，便看见天空祥云迭起，一道亮光直直向她而来，不久便看到一玄衣男子飘浮在离河面十丈左右的空中，脚踏七彩祥云，神情严肃庄重。

若不是因为他满身仙气，又身着寻常仙人所不常穿戴的玄色衣袍，天音险些认不出这便是掌管人间命运的司命仙君。

他眉头紧皱，原本就不苟言笑的脸越发显得沉重，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眼底是掩不住的厌恶之色。仿佛遭受他写下这世世悲惨境遇的人，并不是她而是他一般。

须臾，司命似是终于找到了开口之词，淡淡地道：“缘德天君，逝了。”

天音的手一抖，手里三个月来的第一笔生意，应声而碎。溅起的碎屑扎进她裸露在外的双腿上，她却似感觉不到一般，愣在原地，任由无数道细小的鲜血流淌，触目惊心。

司命的眉头越发皱得紧，眼里的厌恶更浓，不知是因为她的伤口，还是因为她的人。司命下意识地伸手掩了下口鼻道：“天君有令，你速随我回上界吧。”

天音却似乎呆傻了，仍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耳边重复回荡司命刚刚那句话：“缘德天君，逝了……缘德天君，逝了……缘德天君……师父……”



天宫巍峨，一如从前。

只是印象中殿前种的是神之六花，日日花开不败，那清新淡雅的香气，总是能令她烦乱的心境安静下来。那花只有她和父君才能采摘，倒不是因为它有多稀有，而是那花除了上古神族后裔，其他人便是一触即化。

而如今，却全然不见了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一朵朵硕大香艳的牡丹，香气袭人，倒是寻不着一丝往日的气息了。

她突然明白，何为物是人非。

几个宫娥从殿前经过，惊讶地看了她几眼，疑惑天宫会出现凡人。她朝她们轻轻笑了笑，宫娥却急急避开，远远地朝她前方的司命仙君行个礼，小声谈论着走了。

他们停在凌霄殿外，司命对着门前的仙官低声交代了几句，便见那仙官朝她瞥来一眼，上下扫视了她一番，微微眯起双眼，疑惑中又带着鄙夷，冷声道：“等着！”

天音只是默默地压低了头，人世百态，她在凡间这么多世的岁月，什么样的神情不曾见过。更何况如今在这天界，她只是一介凡人。

“帝君正在议事，一会儿自会传你……”他似还要交代什么，突然殿内一阵响动，他神情一变，语峰急转，“注意点，别乱来！”说完，他立马回头躬身行礼。

天音还没听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便突觉得一阵威压逼了过来，远远只见一大群仙人走出殿来，众多的仙气压得她这肉体凡胎有些喘不过气来。

而最前头那一袭白衣玉冠的青年，更是不期然地撞进眼底。她顿时明白，那位仙官让她不要乱来是什么意思。

手不自觉地掐进掌心，仙气带来的压迫感，也顿时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心底猛然泛出的巨大酸涩感，翻来覆

去，让她几欲转身呕吐。

以为再次见到这个曾经让她生生世世盼着的人，一定能心如止水，却不想她仍旧做不到。

心底的那个身影早已模糊得寻不着踪迹，她却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他依旧那般神采不减，剑眉入鬓，双目如星，薄唇轻抿从不轻易开口，对她说得最多的往往都只是那两个字——闭嘴。

他信步走来，每一步都似是踩着星月，生生把旁人比了下去，让人眼里只看到他一人。一如她当初，满心满眼里被他占了个全。

仙官身子压得更低，在来人经过时恭敬地唤了声：“太子。”

他转过头看向这边。天音的手瞬间掐进了肉里，不由得生出一些惧意，几百年来第一次重逢，不知如何应对。

他却淡淡地扫过一眼，没有丝毫停歇，与她擦身而过，唤出祥云便消失在天际。甚至没在她身上停留一刻。

天音这才慢慢地放开自己的手，不禁有些自嘲，她在期盼什么？他能认出她吗？这么几十世的转世，模样早已不知换了多少回。怕是司命星君，没有拿着司命本子，也不可能一眼就认出自己就是当年那个任性跋扈的小公主吧？

遥遥看向他远去的方向，只余一片空白的天空，一如自己心中早已经淡去的那股执念，天音此时才真正体会到，自己与那人之间，是真的毫无半点牵连了。

当年的她，不知深浅，认为有了父君这片天，这世间便没有自己得不到的，连感情也想强求。可谁又知道，原来这天也是会变的。如今想来，还真是可笑。

仙官进了殿好一会儿才出来，示意她进去。天音动了动



有些麻木的脚，跨入殿内。一样的灵气逼人，弥漫的仙气刺得皮肤阵阵发疼，她拉了拉身上单薄的衣裳，想减轻那股刺痛，却又怕拉得太用力把衣服拉破了。这一世，她的衣物不多，坏了可就再没了，只得咬牙硬忍着。

她走到大殿中央，定睛看向上方的两位，明明都是熟悉的面孔，却又觉得陌生。特别是右边那慈祥的女者，仿佛还能听见她那柔和的语调唤她：“音儿，你要是我女儿可多好。”

可她终究不是，所以才被遗忘到滚滚红尘中，生生世世。

许是见她久久不动，正中那威严贵气的男子，沉了脸，眉心寸寸皱紧，神情越发严肃迫人。

天音这才找回话语，俯身便跪了下去，原本要冲口而出的“姨娘、姨父”变成了：“见过天君、天后。”

“免了！”天君挥挥手，示意她起来。她缓缓起身，以往这样的礼节，都是他们对她做的事，反过来却也丝毫没有不畅。

倒是一旁的天后，瞬间红了眼眶，声音也哽咽着：“音儿……”这还是她那个无法无天的外甥女吗？这样礼数周全，乖巧得令人心疼，她招了招手，“来，过来让姨娘好好看看。”

“是！”她起身，走了过去。越往前，仙压越是刺骨，她却脚不停歇，直到站在天后身前。

“孩子……你受苦了！”天后终是忍不住喜极而泣，眼角隐隐逸出泪光。

天音再次欠了欠身：“谢天后记挂。”

“你这孩子，到人间走了一趟，倒是学乖了不少。”天

后拉着她不撒手，直直把她拉到了上座，挨着自己坐下。

思起当年的她，天后又止不住一阵心酸，没想到人间这一番历练，竟能把一个任性乖张的小公主改变成现在这般沉静如水。

“当年之事……你下界也是没有办法，你可是有怨？”

天音摇头：“不怨，是天音闯下滔天大祸，还累及了天界，有此惩罚也是咎由自取。”

“你要真这么想，才好。”天君冷冷地开口，“若真这么想，以前那些事，就当揭过去了，我不会再予追究。”

天音一愣，俯身下去：“谢天君。”

追究？当日下界虽是她自愿，却也是父君亲下的天令，也实实在在受了世世的苦难，可曾要他追究什么？

“这回唤你上界，是缘德天君的遗命。”

师父……

手间猛然收紧，一直麻木的心，袭来一阵剧痛。

“缘德天君临逝前，曾用天眼传信天界众仙，他青云山需由你来继承，自今日起，你便前往青云去吧。”

天音哽咽半晌，拼命忍住快要夺眶而出的泪水，才挤出一声回应。

“天音领命。”

“行了，下去吧。”天君揉了揉眉心，仿佛对她这几句话已经耗尽了心力。

天音再次行了个礼，谢了恩。这才转身出殿，往白蒙蒙的地方走去，初期还是一步步地走，后来越来越急，最后干脆奔跑了起来，直到脚下一绊，摔倒在地，她从地上爬坐起来。这才发现，自己的双脚抖动得厉害，像不是自己的。



心痛得似是一片片地在割，这次没有忍，却怎么也流不出泪来。只是痛，痛到不知疼痛。

心底一刀刀地重复刻着两个字，师父……师父……师父……

天宫的庭廊长而深远，她脚不停歇，怕自己一停下，就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

忽略两边熟悉又陌生的景色，天音一路出了南天门。站立在满眼的云海翻滚前，她才想起，自己只是一介凡人，又如何能去得千里之外的青云。

“尊主……”背后传来略带迟疑的声音，她转身，顿时愣住。

青山就站在不远处的天门下，若不是他那永远波澜不惊的神色，她险些要认不出他来了。他高了不少，眉宇间的气度沉稳内敛，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会冷着张脸的少年。

“尊主……回去吧。”他双手紧握，微微地颤动着，嘴唇张了几次，似是想补充点什么话，终还是没有开口，转头看向一旁。

天音这才发现，旁边还站着一个小女孩，大约只到她腰际高，一身艳红的衣裳，甚是夺目。那女孩略带稚气的脸上，一双眸子一眨不眨地盯着她，水汪汪的，似是下一刻便要哭出来。

“炎凰！”青山简洁地开口，打破天音的疑惑。

天音却是一惊，炎凰？那只刚出生没多久，尚未化形的小凤凰？这么久没见，没想到她居然已经修得人形，而且长得这般乖巧可爱。

“炎凰……”天音伸出手想摸摸她的小脑袋，却又怕太过唐突，僵在半空中，收放皆难。

那方却是“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也顾不得旁边还有其他人，像团火球一样扑了过来，埋在天音怀里，放声大哭：“音音……音音……音音……”

炎凰一边哭，一边唤着她的名字，那哭声辨不清到底是欣喜多些，还是悲伤多些。

天音险些被她撞倒，抬着手僵了半会儿，才放在她的头顶，一下下地抚摸着。这一刻才真正相信，这的确就是当年她捡回来的那只小凤凰。

天音斟酌了半晌才找到安慰之词：“炎凰，你……长大了。”

不想她却哭得更加伤心，一双手圈得天音生疼，最终还是青山把她拉开来。

“别忘了，我们是来接人的！”虽是冷着脸斥责，但声音柔和了许多。

炎凰这才止住哭，边抹着眼泪边唤来祥云：“不哭，凰儿不哭。音音，我们回去……这就回家去。”

家？

她忍不住回头再次看向那巍峨磅礴的宫殿，隐在云中若隐若现，忍不住心底一阵抽痛，努力抑制却也压不住生出的那股凄凉。千帆过境物是人非，没想到再次回来，这曾经最熟悉的地方，却已经不能再称之为她的家了。

“走吧走吧，大家等了你好久了。”炎凰拉着她踏上祥云，手拽得紧紧的。到底是小孩儿心性，一路上都在唠叨她不在的这些年发生的事。好几次说着说着，又要哭出来，却又怕她伤心，咬着下唇拼命地忍住。

青云虽在东海之滨，腾云也只花了一个时辰就到了。悬在海面上的仙山，一如从前。就连山前养的，也是当初师



父种下的六花。

“主上不许人动这个，说您若是有一天回来，非要发火不可，所以便一直细心养着。”青山解释。

天音又忍不住心头发酸，她小时候刚入师门，夜夜闹脾气，死活不肯跟着师父学仙法。师父没有法子，知她喜欢这花，便从天宫移了些过来，养在青云，逗她开心。

“音音……”见她立在花前久久不动，炎凰拉了拉她的手。

她伸手摸了摸炎凰的头，轻笑道：“没事，我有些累了。”

“哦！哦！那我带你回房。”炎凰放了心，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一边走还一边招手，让她跟上。

绿水就站在以前她住的院子里，衣衫上还沾着些许露水，似是已经等了很久。见她回来自是狂喜，张口便要唤她，却突然又哽了声，咬牙改口：“尊主。”

绿水曾是父君指给天音的仙婢，她自然知道绿水压下的称呼是什么。天音只是轻笑着点点头，如今的她，自是不能再称为公主了。

绿水转身替她推开了房门，悄悄抹去眼角的泪花。

房里的摆设，也还跟原先的一模一样，丝毫灰尘都没有，仿佛这里的主人从未离开过。天音抚过熟悉的桌椅，从上天界以来一直绷紧的神经，这才一点点地松懈下来。

她终于回来了，在人间的那些时日，仿佛是场噩梦，她经常分不清楚，自己是否还活着。

“这里没有动过，您看看还缺什么，明日我……”绿水边说边拿出一套换洗的衣物帮她更衣。话说到一半，突然发出一声惊呼，倒吸了一口凉气，一脸惊恐地望着她。正

打算替她更衣的手，抖得如风中落叶。

天音一瞧才发觉，仅仅在天宫不到一个时辰，身上已经被仙气划了多条细小的伤痕，细细密密的，遍布全身，看着着实有些惊心。她毕竟是凡人，受不得天宫浓郁的仙气。

天音拉下洗得有些发白的衣袖，接过绿水手里的衣衫，放在床头。她下凡历数世苦劫，注定世世孤苦，寡绝一切亲缘情缘，与以往多世遭受的那些比起来，这点擦痕真算不上伤。

“我来吧，谢谢。”

“尊主？”绿水一愣，似乎惊讶她这么回答，瞬间却又是红了眼眶，“您……真是不一样了，难怪主上要……”

绿水虽然及时截住了话头，天音却仍旧止不住心头一抽，僵了半天才缓缓坐在床头，轻轻抚过衣上柔软的布料，鼓足勇气才问出口：“师父他……有什么交代吗？”

“这……”绿水迟疑，见她神色如常，才继续道，“主上只是在‘临行’前，传音天界众仙，说青云须传于你。三日后的天灵之日，入青云之巅，受天命之仪。”

“哦……”天音缓慢地点了点头，又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我有些累了。”

“哦，好，那你先歇着。”绿水复看了几眼，这才转身出门，临了还不忘把一心想赖在房里的炎凰给拉了出来。

房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只有她浅浅的呼吸声。身下的被褥很软，她就势滚了进去，埋在里面，还能闻着丝丝清香，没有湿气，也没有那苦涩发霉的味。

她贪恋地深吸了几口，团团地裹了一层。

心头却突然一片空白起来。



当日她虽仙骨尽毁，却是以仙身下界，不受阴间忘川之水。所以即使再怎么轮回转世，却依旧保存着往世的记忆，就这么生生世世地记下去。

人间的日子，她历尽劫波，无论如何挣扎求生，结局却注定悲惨。起初她或许还会反抗，慢慢地，她才发现，凡人的命运，无论如何都挣不过司命星君话本子上那寥寥数笔。于是，她只能期盼着本子外的人，能把她拉出来。

再之后，她连期盼的资格也没有了。只能从一次苦难等到下一次苦难，直至熬不过，再从冥界忘川河上走一回，继续来过。

如今……她终于是从那里走出来了。

如果……

若这一切都是真的话，她只愿好好活着，即使不再是天界公主，也没有身为第一战神的师父，只是在这青云山上，安安静静地过完这一世，跳脱话本子上永无止境的苦难。

如果还能再贪心一点，她希望来世，不再带着这生生世世的记忆，就做一个普通凡人转世投胎，找个会珍惜她的人，静静地当个凡人。

她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一世，珍惜身边的人，不再去奢望那些遥不可及的事，她只想好好地活一回，而不是生生世世地受折磨。



我若再警告你，
我会亲手打你，
皮亲主意，我风，
碎抽筋！将你碾碎，
魂手！定魂！

第二章

